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

十五

十二

詳校官印部生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

宋 孫光憲 撰

狄右丞鄙著紫僧

僧鸞附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
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踈之鄭谷

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
舍之 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御謁薛氏能
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為舉子乃俾出家自於

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為文章供奉賜紫柳玘大夫甚愛其才租庸張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脩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為李鋌江西判官後為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張翺輕傲

李堅白蔣貽恭附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翺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而揖起付吏

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翽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璫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翽云只此兩句合喫

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金鞭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

蜀綿州刺史李恣其名時號嗑咀以軍功致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麓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為堅白對曰莫要改為士元亮君雄是權耶又有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擯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

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為何作散

子蔣腳他皆類此

蔣生雖嗜朝詠然談笑儒雅凡遭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縉紳中咸惡之

近聞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

劉李愚甥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

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

懵

一作魯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

以劉氏之門

一作子

不可無後常加楚筮終不長進李夫

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
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
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
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
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
為越王劉氏所縻為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慤通熟
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即白衣叟其髣髴乎

李鵬遇桑道茂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秦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
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氏後如
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
即諱福敷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
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
是

孔侍郎借油衣

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

坊叟之廡下滂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飢延入
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
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慚謝之且借油衣叟曰
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
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宦情他日
說於僚友為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
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
郎馬上內逼急詣一空宅逕登溷軒斯乃大優穆刀綾

空屋也優忽至丞郎慚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
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前賢戲調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謨真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
揚胡為而將胡為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
以內相為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李
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
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

贊為去僧院地遠爾洗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
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洗俯仰朗稱曰錫鑷佛子
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為有十升功德念摩訶波若波羅
密又趙璘員外為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
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
作醜子因此一定趙公大哈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
紫微脣厚溫庭筠號溫鍾馗一作不稱才名也薛侍郎
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腳第幾對曰與昭緯

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舉
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
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
利市石野猪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
厚致若有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
喚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浣溪紗孔籠子笛伶大
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郎
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元之又元斯皆清

賢雅戲以之羣居又何傷也

京兆府鷓鴣挽鈴

唐溫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俾
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鷓一隻尹曰是必
有人探其雛而訴寃也命吏隨鷓所在捕之其鷓盤旋
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乃執之
送府以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斃捕雛者而報之

天帝召碁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棊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
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棊請饒一路滑生棊思甚遲沈
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
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寇犯闕僖宗
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
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棊非棊客天帝命我取公著
棊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
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為地下修文郎又李長吉為帝

名撰樂府豈斯類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
按真誥又非北方元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
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
召碁之命乃艷宮帝君乎與真誥髣髴故梗槩而言之

新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
崔魏公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
鄰房有武陵醫士一作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

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挾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

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士此朝
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
只有一法請官人剗吃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齧不及捩
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質消梨馬
上旋齧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
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
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
為延譽官至太僕卿

療疑病

元碩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曾
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醫者忘其
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妯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
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
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妯僕遵之
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
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

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
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一作中久候

禹

一作

中久候

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
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
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啜鱠太多非醬醋不快又有魚
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
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一作鱗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他
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

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杜彥林為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腳不出為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於卒古人云乘船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為門楣所軋項頸低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荊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

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

下坦

旦一作

穩免勞控制唯駟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

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駟亂氣狡憤介胄在身
與馬爭力罄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轡揮兵乎自是
江南蜀馬往往學駟甚便乘跨是知蹠躩者誇於目馴
柔者便於身此一作君子之難逢假翦剔者抑其次也
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為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食
意是厨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為冥官
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
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準陰誅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道
門寄榻遊江南至吉州閭阜觀遇修黃錄齋道士升壇
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速請筆硯口占

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讐又離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
無因息積惡終身之命休頃便卒天復辛酉年事斯人
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
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即親母可知也豈可以
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死倉卒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

李伯蘇循附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為勛所陷執
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勛亦見待甚

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
於賊以門戶為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傳
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
刃忽色變身戰勛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乃令烹之
翌日召雍赴飲飯一作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
且飽勛曰此即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
節度使李佖隨軍至荊州令佖草表述其所懷佖曰某
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為尋於江津害

之唐末蘇循尚書諂

一作諂

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

門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勅
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伯為人視蘇循誠遠矣

王迪車轍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
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夾
在其間馬驚仆而卧為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腳指
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
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蓮子歸京種於
池沼或變為紅蓮因異之驛致書問染工曰我家有三
世治靛瓮常以蓮子浸於瓮底俟經歲年然後種之
若以所種青蓮子為種即為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
怪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親看此花為
愚話之愚見今一作人以雞糞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

者悉成深紅染之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
年峨嵋山娑羅花悉開白花又荊州之獻王未薨前數
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
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猫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閹宦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

一作

為供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解

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指揮公

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
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
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
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一作蜀

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劔南依王先主優待甚異於青城
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
門季元為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
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宦忠佞好惡嘗聞此

傳偶未得見即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竇家酒炙地

唐崇賢竇公家罕有名第璟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鄰閹貴欲之然其

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闔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溇汙乃以廉值市之俾妳媪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個餅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倣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為酒炙地亦能為人求名

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回竇雍無文藝而取名蓋飲啗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賢御史臺記說裴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為也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急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

個能噎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些諸
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為妳媪輩怪
罵騰沸盡要摑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
同用奇即無異也

鍾大夫知命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
旅寓一作於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愍其
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

食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葆光子時為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告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

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肋
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
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卻吞之昨來所苦藥
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
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
記之

咸都覺性院有僧合
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一

宋 孫光憲 撰

張直方譽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勲臣也好接賓客歌
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
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款待異禮他日朝中盛
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遑安處自
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

取慮致物譽非是偃蹇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訪及即更奉薦裴益悚惕

薛侍郎紙裏鷄子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銜命梁國一作國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回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

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鷄薛公祇對盛言鷲鳥
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鷄子一
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真一作
直須愛惜果一作以紙裹安鞵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
衙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為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
所由踈失狀元答之逡巡所由謝伏一作于階前對諸

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瞋決所由請罰若
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為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
曾為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
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
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選日裝寫所業執贄甚稱獎之必
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

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為崔公線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軼西川若無亭障自成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作鎮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蠻酋搏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

竒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
云南蠻心脅唯此數人請止而鳩之迄僖宗還京南方
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竒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
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窻前見林
狖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
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殂

唐相國夏侯公牧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

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卒有
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
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姬獻此
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
川依託勲臣為幕下從事時人號為夏侯驢子乃世濟
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
壻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
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威勢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點制不謬衆皆歎羨以謂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逢一道士蘊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即多獻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呈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蔡旼虛誕

何法成附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旼者以黃白干之
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
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
而垂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為元戎笞殺之王先
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為業其妻微有容
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毳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
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
而求其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治容而接之

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
并成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聞一作得此術以致發狂大

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
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俚而已偶免謬
妄之誅也彭韜光者與何生切鄰兼得其事為余話之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為呂用之譖毀一旦
作竄燕公命吏齎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

之擒得申生寄襄獄繫維申生告獄吏要見督郵韋公
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
戎劉公巨容可乎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點甄
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
蜀降天使至峴山即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
銜於中使中使迴聞於田中尉洎劉司空朝覲行在與
申生偕往藏隱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
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點

永樂在身荆南節判司空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

永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

王蜀時有一士著綠布衫常在街衢仍棲逆旅

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堅確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蓋不能任持所致也

宗小子藥妖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畏潁川知之遂旅遊資中郡銷聲斂跡惟恐人知寓應

真觀修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
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潁川差人吏就
所在害之所修藥道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
何也

李壁尚書戮律僧

唐李壁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僧一作師忘其名臨壇度人

四方受具者奔走師仰檀施雲集由是鞅掌嗜慾之心
熾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為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

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為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怪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乖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輩參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為恥嗚呼如來制戒為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為聚淫叢藪信乎道不虛行也

一本作律乎律乎道不虛行

崔元亮降雲鶴趙駕仙梁威儀附

唐崔元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修精
至不舍晝夜嘗於州衙開黃錄道場為民祈水旱疾疫
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覩亮典湖州修齋亦降仙鶴

太白為贊

至今眉州每歲設黃錄齋凡執一作職

事軍校及茶

酒廝役祇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昭然壽一百一十
三歲預崔救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腳在鎗內因拖
曳而死也 又王蜀時玉局觀道士趙駕仙上官道士

忘其名住青城山修齋入壇行法事其廝僕臥而驚魘
問師何在入問之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曳二
道士於壇前鞭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仙與
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 又有何景沖作道門威
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修齋度江
船覆溺死斯蓋罔道不恭為天罰也 成中令鎮荆南
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
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

荆湘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不以為非欲求降鑿安
可得也

關三郎入關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
罹其患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玘挈家自
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
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
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妖之說正謂是也愚

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間巷夜聚以避之
凡有意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即撲人驚魘須臾而止
希慕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
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
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瑄鄭嶠四君子蒙其盼睐
者皆因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瑄嶠都雍葆光子曰士
無華腴寒素雖瓌意琦行奧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

昭播是則希顏慕蘭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為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個儻踈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為意黃寇犯闕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雙血被面其從母為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

李氏子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
丞郎其元昆崇彝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
一人為後崇彝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
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懼聞于外旋取
燼之宛為掌誥之美竟廢于時鄙夫蜀鄉與前簡刺李
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握管草詞指揮天
曹地府陰隙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

乃曰但為我父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為靈臺既
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三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二

宋 孫光憲 撰

盧藩神俊

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貺其家事力不充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遵副尚書平生竒傑豈無威靈及此宦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

精魂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

楊收不學仙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直為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嘒古鼎反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鱗鑣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

文學登高第號曰脩竹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
相少年於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
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
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
日雖登廊廟竟離南荒而殛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
女孫壻嘗語之

張氏子數壁魚

唐張揚尚書有五子文蔚彞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

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翦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為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

李德陽附

唐柳大夫玼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責授瀘州牧禮參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欲濡染以光刊刻亞台曰惡劊固無所怯若以潤筆先一作見賜即不敢聞命相國欽之書訖竟不干瀆也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說法檀施雲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碑廬嶽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請書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

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得以施展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書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楊寅疑相術

李嵩附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善表許之術於京城西畿逢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顏垂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時一作暗有資遺之意其必致

非常黃寇犯闕僖宗

一作皇

幸蜀李生為士民挾持入京

升含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宣大人之相只為一升

殿乎莫可知之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之鑒也 王蜀

先主時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
蜀詞辯敏捷麤有文章因棲陽平觀為妖人扶持上有
紫氣乃聚衆舉事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嵩獨懼其禍
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嵩相善不信嵩之造
妖良由軀幹國姓為羣兇所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
端無為綠林之嚆矢也先是李嵩有書召玉局觀楊德
輝赴齋有老道崔無斲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

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弘
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去即乖耳楊
生不果去而李暘齋日就擒道士多懼其禍楊之幸免
由崔之力也

楊鑣偶大姑神

史光澤附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為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
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為大孤小
者為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

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鑣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回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為楊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采顧便希回撓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希一作布

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

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鑣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脩舉業自別墅歸無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為鑒戒也

柳氏子幘頭腳

許承傑李思益附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玘

出官瀘州郡洎牽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幕

中有昆弟

或云琰相
或云名珮

之子省之亞台回面且云不識家

人曰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喻尊旨良久老僕忖之
得非郎君僕頭脚乎固宜見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
比郎君垂下翹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
親家柳坤即亞台踈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
亞台先問讀書否脩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
人脩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

夫所造公解家具皆牢實麗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
否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勲臣也其子承傑
即故黔使君禧實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
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
即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暖座垂紛
錯每修書題印章微有浸漬即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
以為話端皆推茂刺顧夙為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
曰閣下何太談謗顧乃分疏因指同席數人為證顧無

以對逡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為衆所知至於
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
也刺茂州入蕃落為蕃酋害之 西川衛前軍將李思

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織麗蜀先主左右羨而怪之
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為我光揚軍
府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作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
匠人裹小朵帽子前如鷹觜後露腦枕怪而截其觜也
又登樓見行人戴蓋鞅席帽云破

晉沒反

頭爛額是何好

事然自務儉素愛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璨

俸薄且閑

一作田

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仙

骨何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黃寇之後所失已

多唯襪頭袴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監云木圍

裏頭於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

師古又嫌以銀稜甃器托裏椀楪徒費工夫又曰措大

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遺醜可知自非鐵石為心未

有不貽他說戒之慎之因述柳氏僕頭引起數事宣資

談笑亦足小懲也

鐵補闕貞澹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
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閭巷
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藜藿不給未嘗隕獲於時成
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弘農韜藏不及門宇一
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為聞聽不至闕申情禮兼以
入翰苑秉鈞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

過飾何當獎遇今宰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搜羅之命他

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

緡只受三十緡辨裝所剩一作殘却納朝廷號為鐵補闕

未久除道州牧却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

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棲南嶽與元

泰布衲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

於楊公既歿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

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為愚話之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土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為詩小巧多采
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
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庭崔公曰何
以久不拜見林曰為飯瓮子熟發崔訝飯瓮不康之語
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
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
也葆光子曰東方朔以恢諧自容婁君卿以唇舌取適

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為此輩調笑也

沈尚書非命

劉建封附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為驚湍激船桡梁板漂遞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慚恨伺隙刺刃於詢果懼兇手殺歸秦以充祭

亦無及也 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姪其牽攏

官陳之婦陳為同列所戲恥而發怒伺便以疾一作黎

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今禁疾一作藜蓋懲彭城之遭

罹也姪為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不得不以子禍奴禍

取鑒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秦威儀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

四時熟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戶許琛一作一旦

日暴卒翌日却活乃具榜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階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不至仰為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慚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

奉之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 又南
嶽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修者曾曰真君云上仙何
以須紙錢有所未喻夜夢真人曰紙錢即冥吏所籍我
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崔從事為廟神賜藥

李氏土地神附

閩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使湖湘
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唯外郎於倉惶中忽有人
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疴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

次延平津廟夢為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
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彛郎中
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
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岸一作頭
並不衝圯李宅異事也

張璟為靈廟草奏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
至衡州犬吠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廟神所責空以

素業對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

一作正

立仁者罪

合族誅廟神為其分理

一作疏

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為

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為贈劉山甫與廖隲
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也

滌水神正直

唐黃寇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
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為
悲悼即可知也行即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

母怪而詰之女曰我為漉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兼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夕旦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為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漉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輒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唐氏嚴氏附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

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銜之洎公宦達後因事
塹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仲通兄弟

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
有異氣降勅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嶽者幼年寢處席底
有一小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為奇事此侯及壯
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于普州安嶽縣令不免風塵其
徒戲之曰鮮于蛇也 唐峰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
草市峰因負販與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

瑩子孫合至公相峰謂曰此即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

家恐不勝福也

一作耶

子孫合為賊盜皆不令終峰志之

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峰亦典郡其二道襲官

一作皆等

至節將三人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嚴司空

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

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

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

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

何異也

鼠狼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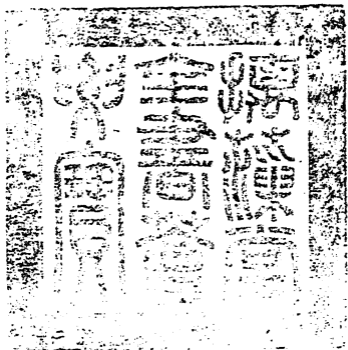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

一作柏

坡莊內有鼠狼穴養

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坩土恰容蛇頭
俟其出穴果入所坩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
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傳
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
也

北夢瑣言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 臣王鍾泰

膳錄貢生 臣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六

三至
六

詳定官其部生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四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三

宋 孫光憲 撰

草賊號令公

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
林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
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
從容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
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

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殺劫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也如此彥禎子尋為亂軍所殺得非瑯琊公訴于上帝乎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偽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

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算斂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滔間路至河中代都為帥重榮迎之滔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滔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

榮乃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滴曰為惡者非我而誰
名滴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滴不敢
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
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為部將常行儒殺之時
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暉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暉生於桂州
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

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泣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為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

也

韓簡聽書

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嘗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為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疊疊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於道門改名晝卒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

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

羅虬附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於本軍為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浚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為前鋒時浚為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于關後廣為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為帥因有首丘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里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遷嗣

為潞帥降太原葆光子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
罷舉依於宦官典台州畫錦也常以展墓勉謁邑宰橫
笏傲然宰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
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
嘗見雕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雷電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
推其弟匡儔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

南欲赴闕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
因請稅駕於常山府郭以中離變會匡威有幕客李貞
抱自闕回與匡威相遇同登寺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
愛戀之意乃謀託親於王鎔既造之逼以兵仗同詣理
所乃入自子城東門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
外關復於闕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
而去匡威格鬪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踈瘦當
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飛拔

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訪之則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數信然鎔自脫此難更在位三十餘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獲免

李全忠蘆生三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為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為異以告別駕張建章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

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為瑞乃姓蒲後子
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
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
忠後事李可舉為戎校諸將遂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
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為三
軍所逐弟匡儔為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為
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
以飲博為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

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

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馬都一作

同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都一作曰弱冠後兩周

星傲形於色後匡威繼父為侯首召焉一作都問曰子

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都但頓顙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

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濶達多如此

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李匡儔妻張

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為帥強姪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

妻迴出步輦為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
欲將兵救援鎮州既出城三軍立匡儔為帥匡威遂稱
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劫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
鎔往復指陳終不及媿穢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仙

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
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事經涉之地無不
理焉曾齎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

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噐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造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忽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葆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忘

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蒙遺鮫綃自齋而進好事者
為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宫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
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其言國璽外
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帛
一作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
著 凜然邇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五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四

宋 孫光憲 撰

李茂貞脅尹殺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旬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陵犯損威愈甚

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孱孱守恬而坐因除宰臣徐彥若鎮鳳翔以茂貞為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臨臯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周曠以徇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晁錯之辜謬及

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
司戶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內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
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
才仕梁至宰相鳳歷年洛都有變為亂軍誤害時皆歎
惜之

三鎮擁兵殺二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
立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

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
止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磎麻下為
劉崇魯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及令宦官詔害昭度
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寬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
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
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
授焉因請加尚父至是為行瑜所憾遽懼此害後追贈
太師李磎字景望拜相麻出為劉崇魯抱而哭泣改授

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
且訐崇魯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礪素不相
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鋌入闕奏事與昭緯關
通因託鋌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礪亦遇害其子
澆有高才同日罹害礪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
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
齒下詔捕崔鋌亦寃報之一事也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韋
臯是也然而時有夷險不可一概而論王鐸初鎮荆南
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巢令人傳語
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
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目之為敗軍之將正
謂是也諫議大夫鄭寶一作寶曾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
令公以何人為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
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

後罷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鄭文公旼首倡中興
傳檄討賊殺戮黃寇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
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瑋湖南崔瑾福建韋岫
鄆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薛能河中李都竇滂鳳翔徐
彥若狼狽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濬大言自方管葛以無
謀之韓建倖用剛之孫揆出征大鹵自貽敗亡爾後朱
朴踵為大言驟居相位亦曾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
將狼投卵擊石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有謂葆光子曰

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為戲者久矣廊廟之上恥言韜略以橐鞬為兇物以鈐匱為兇言就有如盧潘薛能者目為麓才一旦宇內塵驚問左颺起遽以褰衣博帶令押燕頤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則韋昭度之憚王建濬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從事於東

一作本

省上事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

習五代史作襲

常應舉不第為李都河

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昭義游太原辟為從事習吉好

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皆習吉所為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復其戎職莊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遙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韓建始終

韓建兩隨李茂貞迫脅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幸廊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勤王錄而殺

害郊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駁論勤
王錄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
乘輿欲蓋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
詔書徵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糾率諸侯述保大定功

一作

公之志也以為唐運陵替皆有

一作

歷數自黃巢既戮

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纔舍茂貞而
有韓建所謂一莽雖死十莽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為
朱溫宰相蜀先主聞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溫

作相宜也葆光子曰華州韓建荆渚成汭勤王奉國識

有可嘉于時號為北韓南郭

郭即成令
胃稱也

士大夫可以依

賴也古者奉霸王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至葵丘之

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

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糾率同盟亦可以結

約親鄰共張聲勢而乃助桀作孽畫匹成蛇舍我善鄰

陳誠偽室華陰失守既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師乃無名

而陷沒非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

漢南諸侯結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
即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

中四字
未曉

孔緯惜鹽鐵印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數鎮兵力強盛表請鹽鐵印
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下邸吏曰朱公若收
鹽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為
張濬所誤貶之官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
翔天子西門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即大事去矣昭宗

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緯曰陛下以臣為賢是謗臣也臣若賢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宏信

子紹威附

中和中魏博帥羅宏信初為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園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須翁巫有宋遷一作千者忽詣宏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為此地主宏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

告宏信宏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宏信為帥
宏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
至太尉封臨淮王宏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
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
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
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
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
仗庫斷弓絃共甲袴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牙

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
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
無有漸為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腳瘡痛不
可忍意其牙軍為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
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
臺羅氏大去其國矣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幡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四

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強孩視鄰道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表曹之霸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鵠鷗數頭飛下幄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為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

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北夢瑣言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六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五

宋 孫光憲 撰

披褐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胤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為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駝褐入金鸞門易服赴宴咸以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

結崔亂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貞入闕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為火龍子茂貞慚惕俛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優轡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遙見詬之曰此優窮也胡為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為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賜赦之也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懷挾帝以令諸
侯之意懼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乃結
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傳一作傳城州一作川軍乃攻
興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
州並為蜀有方變謀却助鳳翔於時命掌書記韋莊奉
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帥軍罷

韓建賣李巨川

李巨川有筆述歷舉不第先以仕偽一作為襄王與唐彥

謙俱貶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
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導行者引出華州
復恭為韓建挫辱楊罵為奴以短褐蒙之斃於枯木守
亮檻送至京斬於獨柳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即南
山一丈黑本姓訾黃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
人有逃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為
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於華用張濬計先取韓建其幕
客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朱公謂曰

車駕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皆巨川為之因斬之識者謂韓建無行求解怒於朱公遂為所賣時人寃之巨川有子慎儀仕後唐為翰林學士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攜印而降叶濬之謀後仕至梁相朱公既得韓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昌一作

田梁鳳厯初亦遇害也

天子賜勲臣詩

德宗皇帝好為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

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
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
求其義焉

朱令公為昭宗攏馬

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軍戰于虢縣西槐林驛大
敗岐軍橫屍不絕鮑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
誨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
送於是車駕還宮朱令俛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

千步帝為之動容至京師以宰相崔胤判六軍乃下詔
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
盧光啟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
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
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無能
與爾等為主也汭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
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
言訖泣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玉盆以賜全

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其足全忠懼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遇弒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如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帝顛仆入內軍士躡而追

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
入御厨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為亂兵所害內人李漸
榮裴正一等弒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
軍情請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
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即位為子
友珪所弒竟如其言

請殺德王

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密為全忠所

害德王帝之兄曾冊皇太子劉季述等廢昭宗冊為皇
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眉目踈秀春
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胤密啟云太子曾竊寶位大義
滅親昭宗不納一日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元暉曰
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頻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
因齧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謀害衣冠

輝王即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達官尚在班列將謀

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
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宗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
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己之上與全
忠腹心樞密使蔣元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
樞等俄而廷範轅裂元暉與柳璨及弟瑤瑊相繼伏誅
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黃河朱公謀主李振
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
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介朱榮河陰之

卷十五
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
醜而崩唐祚自此滅矣

誣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蔣元暉為樞密使伺帝動靜積慶何太后
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宮人阿秋面召
元暉屬戒所乞他日受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
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傳禪召元暉到汴州責以太遲
元暉以傳禪先須封國授九錫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

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元暉歸奔洛陽與宰相
商量為趙殷衡誣譖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
衡逼殺太后及宮人而誅蔣元暉時人寬之趙殷衡後
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為宣徽
使出為許昌滄州兩鎮時人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之
為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瑒進狀以堂叔母在
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兼

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
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
智也

秦宗權訴不反

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為反逆兵力強銳又復稱僭
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
禦之宗權為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囚縛朱全忠具表檻
送至京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中舉首

曰宗權非反也大尹哀之觀者因以為笑

李摩雲擲鉢從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為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為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為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署為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柵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馬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

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

自唐

至梁
下缺

北夢瑣言卷十五